

漫談忍辱

◆ 羅金玉

「忍辱」是六度中第三位，以度瞋恨為主。其餘五度就是「布施」、「持戒」、「精進」、「禪定」、「智慧」。忍辱就是能夠忍受一切有情的罵辱打擊加害等等，不生忿恨之念。我們一進到大寺院中，常常看到一尊滿面笑容，坦開大肚的彌勒菩薩塑像，那真可以說是慈悲忍辱的代表，他那大肚皮，可說沒有什麼事裝不下去，他的那張笑臉，是笑看天下看不破、放不下的人，同時也是代表他的樂觀。佛家所謂忍辱波羅密，已經成為社會上流行的口號。總之忍辱這一名詞，代表了學者的寬宏、大量、溫柔、和氣的風度。

《佛遺教經》上說：「能行忍者，名為有力大人。」因為忍辱這兩個字，知道的人雖然多，而能夠做到的人卻太少。尤其當一個人無端的受到對方無理的侮辱時，如果沒有很高的修養和慈悲的忍力，是決不能忍受的。凡能夠忍辱讓人的人，每被人目之為懦弱無能，其實並不盡然。《阿含經》上說：「若人有大力，能忍無力者，此力為第一，於忍中最上。愚者謂有力，此力非為力，如法忍力者，此力不可阻。」現在一般人常好勇逞強，為了無



謂的小事，動輒罵詈相加，拳足相向，甚至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已。個人如此，家、國、世界無不如此，終至天下大亂，擾攘不寧。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做人的哲學，有句話是「能忍自安」，能忍是一種至高的修養，它是我們古德先賢一再稱許的美德。古人向來都是以禮讓為做人的根本，孔夫子就是用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五個字為他做人的標準，其中大部分與忍字有關。道需禪師在他所作的治家箴言中有：「退一步自然幽雅，讓三分何等清閒，忍幾句無憂自在，耐一時快樂神仙！」古人又說：「世事每從讓處好，人倫常在忍中全。」這些金言，都是值得我們去細心玩味和力行的。

孟子曾說：「有人在此，他待我以橫逆，我一定要自己反省一下，或者因為我自己先有不仁無禮的地方對待他，否則他怎麼會無故來和我過不去呢？假如自己反省並沒有對他不仁或者無禮的

地方，而對方橫逆的行為依舊向我進逼，那君子人，他一定再自己反省，一定是我待人還有不忠心的地方。假如自己再反省並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，而那橫逆行為，還是照舊的欺侮，我這才把他當作一個蠻橫無知、不講道理的人，那和禽獸還有什麼分別呢？我又何必去和禽獸一樣的人計較呢？」（原文見孟子·離婁章句下）我以為君子，只有終身憂慮他的德學不如人，決不擔憂一時外來的禍患和侮辱。佛經上說：「惡人害賢者，由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；逆風颺塵不至彼，還坳己身。賢者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」又說：「惡人聞善，故來擾亂者，汝自禁息，當無瞋責，彼來惡者，而自惡之。」

過去有一位禪師，到另一個廟裡去借住（即掛單），這同住一室鄰床的某位客人丟了一包錢，為數甚多，這時不分青紅皂白，馬上向客堂報告，硬說是這位禪師偷去，知客僧感覺事態嚴重，與叢林及佛門清譽有關，於是就傳問某禪師，師遭此侮辱，在常人一定會大發雷霆，據理力爭，但是他並不這樣做，一點也不為自己辯護，知客僧以為其理屈，默認所竊是實，乃把禪師打了一頓香板，還在頭上刺了一個「賊」字，然後趕出寺廟。隔了一天，真正偷錢的人，感覺人家為

自己背過，良心受到責備，把所偷的錢，私下還給了失主，失主又把情形向客堂報告，並請這禪師回寺，親自道歉，寺中方丈並把住持職位傳給了這位禪師。這類事在佛門中，可以說太多了，你想此種忍辱的精神，怎不叫人欽佩，怎不叫人感動。這些人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呢？無非是悟得了法性畢竟空的意義，能悟得法性畢竟是空，則自能忘我而興大慈大悲心，去做救度眾生的工作。我們這個塵世中，所謂天覆地載，大地是如何的有大忍力，江河山岳立於其上，汙穢諸垢藏於其中，而仍似一個負重的君子，不怨不尤，順著自然的法則，行其所志。處此濁世，人類良莠不齊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如不以極大忍力處之，則天下紛擾，何時能定？細心體會這些道理，怨憤立平，人生無處不是白日青天。㊦

摘自《慧炬雜誌》第33期
（54年4月15日出刊）

